

艾屏亮点

《星辰大海》：女性励志剧能否远离“灾难性”剧情

■ 钟玲

“土味玛丽苏”“大女主爽文”“中老年偶像剧”“狗血家庭伦理戏”“中年版霸道总裁爱上我”……谁会想得到，如此繁多而迥异的标签都来自同一部电视剧——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由刘涛、林峯主演的电视剧《星辰大海》。吊诡的是，虽然收视率表现不俗，且从开播就深陷在热议中，但口碑却趋向两级，褒扬者大多赞许这是一部难得的女性成长励志剧，而批评者则忍受不了剧中狗血的桥段与俗套的剧情。

播出近半年后，有关《星辰大海》的评价似乎稍有回暖，甚至还有有人将其此前差评过多的原因归结于以爱情作为卖点而导致营销方向的偏航。可是，说实话，即便一开始《星辰大海》就以女性成长励志剧为噱头，也难以摆脱“古董级偶像雷剧”这一尴尬的设定。

40+的刘涛与林峯演绎霸总与灰姑娘的爱情，女主角藏不住的年龄感，男主角的发福、油腻，是人们觉得此剧雷人首当其冲的原因。但在在我看来，扮嫩并不是原罪，若剧情有趣、演技过关，纵然年龄与角色不符又有何妨？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一部里，当年44岁的陈宝国饰演青年白景琦，也曾被批评长得大老；1995年版的《武则天》，刘晓庆也曾以43岁之“高龄”饰演14岁的风华少女。但精彩的剧情与精湛的演技，让人们忽略了那种违和感，也并没有影响这些剧作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

可见，超龄扮嫩并不是错，错的是灾难性的剧情——

《星辰大海》以小镇姑娘简爱的奋斗故事为主线，讲述的是当过餐馆小工、外贸公司茶水小林的简爱，凭借自己的聪明、善良与不怕苦不怕累的斗志，一步步成长为跨国集团老总的女儿。而在寻找人生价值的同时，简爱与豪门私生子方恒之的感情，也在经历重重波折之后修成正果。

看起来，貌似很美好，就是一草根女性的大湾区逆袭史，妥妥的“大女主”剧，很有都市“打工人”顽强奋斗的精神。但实际上呢？

《星辰大海》最先散发着的，是古早台剧八点档苦情戏的狗血味儿。有多狗血？

女主角简爱的身世，要多悲惨就有多悲惨：儿时母亲出轨，父亲杀死妻子后自杀，简爱便成了孤儿。姑姑觊觎简爱父母留下的财产和存款，于是领养了简爱。但是长大后，简爱不仅无法完成学业，还被姑姑卖到穷乡僻壤给一个智力障碍者当媳妇，幸运的是她逃了出来，回家与姑姑理论，将其打伤后逃跑……

身世可怜，被亲人拐卖，是不是有一种为虐而虐的意味？如果没有逃出魔掌，简爱就是集人间惨剧于一身的“天选之人”。

惨于成了漂在广州的“打工妹”，你以为简爱开始踏踏实实搞事业了是不是？

画风一转，《星辰大海》又从苦情戏变成了玛丽苏味道的偶像剧。凄风苦雨的“美强惨”女孩简爱，一边与命定男子方恒之的偶遇、重逢，一边凭借各种巧合与贵人相助开始了圆梦之旅。从这一起，玛丽苏要素开始排列组合上阵——女主角出

职场竞争、商战博弈、情感纠葛、家庭冷暖、豪门恩怨等多种元素，都融进这个女性成长励志剧的壳子里，却散发着古早台剧八点档苦情戏的狗血味儿与玛丽苏味道。依旧是那些常见套路：命运多舛，悲惨人生，翻盘全靠上帝之手。一个女性在逆境中的奋斗生涯，不是靠天赋异禀，就是靠所有人创造机会让她强大。耀眼而过分的主角光环，让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根本不在乎那些“没有逻辑的逻辑”。

身贫寒、自强不息、才智过人、相貌动人；男主角身世显赫、有钱有势、儒雅随和、风度翩翩……更重要的一点来了，简爱具备许多玛丽苏女主角具备的“旁人不能拥有，唯我一枝独秀”的技能。于是，一无学历二无经验的灰姑娘，工作天上来，好运从天而降，职场生涯既有小人使绊也可以平步青云，简爱在短暂的时间就实现了从茶水小妹到外贸公司跟单员再到最优秀业务员的风采华丽转身。

与此同时，爱情也来眷顾。但，依然虐心，看起来自卑、骨子里傲娇的简爱，因为爱情，被卷入方恒之家的豪门恩怨，又因豪门利益至上而被棒打鸳鸯。林峯饰演的方恒之，作为一个豪门私生子，又想要父爱又想要爱情，变身渣男，一边与豪门女订婚，一边又一脸痴情纠缠简爱。刘涛饰演的简爱，“圣母心”过剩，为了给身患绝症的姑姑借钱治病，分手后又以员工的身份回到方恒之的公司……双向奔赴的爱情，秒变三角恋，之前还甜得发腻的两个人开始苦大仇深，男的变成咆哮帝，女的变成冰霜女。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奇遇，让人看得是热血沸腾，哦，不是，是如坐针毡。真正的奋斗、拼搏我是没见过，狗血与玛丽苏倒是先溅了我一身。

并且，简爱的人生总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再一回想，夏洛蒂·勃朗特的名作《简·爱》，不也是这样的故事线吗？《简·爱》里，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不甘受辱、敢于抗争、追求平等与幸福的女性形象，她幼年父母双亡，寄居在舅妈家备受歧视和虐待，后被舅妈送进慈善学校。长大后成人后，她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爱上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在得知对方有妻子后，简·爱不愿做别人的情妇，伤心地离开了……

一样的女主角，相似的经历，《星辰大海》简直就像是《简·爱》的拙劣幻化版。然而，将19世纪经典之作的精髓放到21世纪的中国故事里，《星辰大海》有自己的创意和拓展性表达吗？在新时代女性的塑造上有所突破吗？



确实，没看出来。

《星辰大海》里的简爱，已不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傻白甜”，而是追求独立自主、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女性。但她依旧是玛丽苏剧的女主角标配：她是男性视角下理想女性的化身，真、善、美，拥有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她的逆袭从奋斗开始，却最终在她事业有成后以拥抱爱情结束，职场不过是人生低谷跳跃到巅峰的背景板。

《星辰大海》的主创是有“野心”的，导演是曾执导过《鸡毛飞上天》的余丁，编剧是曾执笔过《那年花开月正圆》的苏晓苑。单从这两部剧也可以看出，《星辰大海》是想用小切口展示大主题，以个体的成长与命运转折，折射时代浪潮下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可是，当余丁的商业剧与苏晓苑的“大女主”相遇，当职场竞争、商战博弈、情感纠葛、家庭冷暖、豪门恩怨等多种元素，融进这个女性成长励志剧的壳子里，味道却一言难尽。

《星辰大海》还是写实主义与魔幻主义的结合体。

写实，《星辰大海》有。简爱初到广州，在小饭馆里打工，生活捉襟见肘；几番祈求宽限交房租日期，却还是被房东赶出来，只能在公司的仓库住；好不容易进了大公司，打杂、订餐、打印文件，工作琐碎，遇到挑剔的同事吃力不讨好；认真勤恳地工作，却被同事甩锅、陷害……种种细节，描摹出接地气的打工人的生活，也将小人物的疲惫、失意、委屈铺陈出来。

魔幻，《星辰大海》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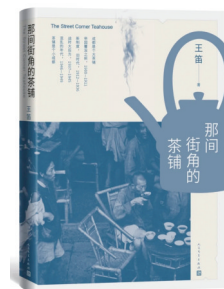
正常人理解不了某些剧情，因为太不可思议。例如，一起租房的室友阿香从公司辞职，简爱就自作主张穿上阿香的工服去她公司上班了。如此顶替，闻所未闻，这是把一家贸易公司当菜市场了，谁想来都行；例如，因为巧合，公司不得不需要替工而来的简爱帮忙接待，她一杯咖啡泼在了林仕集团方恒之的身上，不留神就转了正；例如，公司的一笔生意遇到了难题，她一拍脑门想都没想后果就解决了，明智地摆平公司之忧，尽管当时她只是个茶水小妹……

依旧是那些常见套路。国产女性成长励志剧里的独立女性，总离不开这样的设定：命运多舛，悲惨人生，翻盘全靠上帝之手。一个女性在逆境中的奋斗生涯，不是靠天赋异禀，就是靠所有人创造机会让她强大；职场黑暗，但贵人总比小人多；职场艰难，但别人一降智，她就优秀得无与伦比。耀眼而过分的主角光环，让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根本不在乎那些“没有逻辑的逻辑”。

观众是在乎的。金手指可以有，但不能乱开，至少要合乎逻辑。

写实唤共鸣，魔幻引吐槽。可惜一部现代都市剧，贴近生活的地方太少，多的却是狗血与玛丽苏。剧情还在继续，未来，简爱还要被方恒之的未婚妻宣示主权，还要因为爱慕自己的男二号而被女二号“手撕”。厌倦了千篇一律开挂的“大女主”，关于女性的成长励志剧，何时才能远离这些狗血与玛丽苏的生搬硬套呢？

期待，真正女性自立自强的文本出现，让拥有经济、精神、人格独立的女性，打破女性成长励志剧的同质化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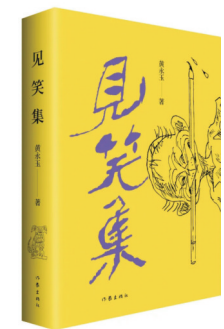


《那间街角的茶铺》

王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最新非虚构历史读物。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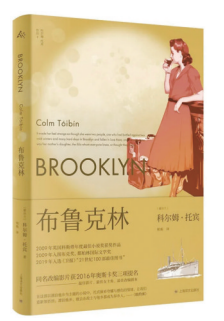
茶铺是成都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本书把焦点放到普通民众，跳出过去帝王将相、英雄精英的研究模式，写出了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作者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见笑集》

黄永玉 著
作家出版社 2021年11月版

这是一部殿堂级的诗集。作者是黄永玉，本书为其诗歌全编，收录其1947~2021年间创作的150余首诗作，时间跨度70余年，其中的部分诗篇诸如《老婆啊，不要哭》《听说从丰台来》等，已经成为名篇，也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珍贵记录，见人性人情，见历史反思。另一些诗作如《非梦》，是诗人在95岁时所作，依然葆有着珍贵的悲悯情怀，读来感人至深。这本诗集是作者阅历与情感的抒怀，也是时代历史变迁的见证。作者是画坛大家，也因此，文字不拘一格，肆意洒脱，达观睿智，热忱坦诚，从中可读到贯穿一生的爱、怜悯与感恩。



《布鲁克林》

[爱尔兰]科林姆·托宾 著
柏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9月版

20世纪50年代初，爱尔兰东南部小镇恩尼斯科西，小镇姑娘艾丽丝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找不到工作，前途茫茫。突然有一天，去美国工作的机会降临，艾丽丝告别亲人和家乡，来到布鲁克林，住进了拥挤的集体公寓。这里有房东太太挑剔的目光，有其他租房的姑娘微妙的妒忌和猜疑，令她愈发感到孤独。但全新的生活节奏很快令艾丽丝渐渐淡忘背井离乡的痛楚，获得了某种新的快乐。正当她陷入热恋之中时，家乡来的消息令她必须赶回家。她将面临的，是必须在家乡新的生活与布鲁克林奋斗的未来之间，做出抉择。

《布鲁克林》是一个关于漂泊与回归的故事，沉静、细腻而温柔。托宾创造了令人难忘的女主人公艾丽丝·莱西，也创作出一部感情饱满的杰作。（端木紫）

Sinan Book Club
思南读书会
第382期
短篇小说与屠龙术
——“短经典精选”
新书阅读分享会
嘉宾：赵松 × 胡桑
作家、评论家 诗人、译者
主持：巴寂日，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编辑
11月6日 下午2:00-4:00
复兴中路505号思南文学空间
主办：上海九久读书人 上海作家协会 中共上海市委黄浦区宣传部
承办：思南读书会 上海九久读书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思南·光启·望道读书会
更多活动信息请关注主办单位微信

■ 吴玫

我遇见“短经典”晚矣，2016年11月。而上海九久读书人早在2011年就推出了该书系的第一辑。

2016年11月30日，我在个人博客贴了一篇文章《如碎屑一样的爱情也能动人》，那是我读完日本作家津村记久子的《如果·爱》后的读后感，在文章的结尾处，我写道：“大块朵颐一只大蛋糕，有时候会倒人胃口。反而是品尝一小块，倒能让人记住滋味。津村记久子不相信爱情故事有被人写尽的那一天，她用她的方式写成的《如果·爱》，虽是爱情题材小说里的微粒，却像如豆的烛光，叫人难以忘怀。”让我难忘的，还有印在《如果·爱》封面上的书系名字“短经典”，所以，2016年12月，我又在博客先后贴出了4篇文章，标题为《怎么才能将故事写得这么恶狠狠》《南美长什么样？》《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在日本》和《幼年时郁积的寒冰用写作慢慢融化》，分别对应“短经典”中的4册短篇小说《去见那个男人》《俄罗斯套娃》《忍川》和《黑暗中绽放》——没

当思南读书会决定于2021年11月6日下午举行一场名为“短篇小说与屠龙术——‘短经典精选’”新书阅读分享会的活动，我就对自己说，去呀！尤其是作家、评论家赵松和诗人、译者胡桑要分享5本重装出版的“短经典”。

“短经典”：在短篇小说中安顿瞬间

错，我已经被“短经典”俘获，于2016年初识它的经典、丰富和宽广后便时时惦记着它，几乎是出版社推出一辑我就收藏一辑。收藏的过程也是精读的过程，那以后先后读了《幸福国的故事》《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幻之光》《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烈焰燃烧》《母与子》《一切破碎，一切成灰》《海风中失落血色馈赠》《石泉城》，等等。多吗？不少。可是对应已经出版了90册这个数量，我怎么敢说自己已经读过“短经典”了？

90册，每一本都是当代世界文坛经典的短篇小说集，像克莱尔·吉根的《走在蓝色的田野》，收入的7篇短篇小说篇篇都是佳作，以致我读完久久不能释怀，只好在读后感里留下了略带妒意的文字：“克莱尔·吉根用她的能力告诉我们，哪怕时光流变，创新手法层出不穷，叫作文学作品的玩意儿，能够化作一根插入读者心里的探棒将读者的内心世界搅得不得安宁，用最朴素的方法和最平实的语言，也能做到。”又比如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的《俄罗斯套娃》，其中一篇《在水下》读得我辗转反侧，只好落笔写下我对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敬意：“爱情是老套的，《在水下》的魅力在于一种想象，将鲑鱼的生命之泉移植给人类。这种莫须有的医学新发现，由文学家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臆造出来装饰给一篇爱情小说，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瞬间变了色，从脚踏实地腾飞至云泥之间的悬浮层中。悬浮是暂时的，落地或者升空才是永恒的，小说的结尾处，‘我就看到弗洛拉和兰达佐依偎在一起，在水下，朝我微笑，挥手，频频致意，似乎是幸福欢愉的’，卡萨雷斯用文学想象将爱情送到了天上人间，每一个《在水下》的读者阅读至此不会片刻厌倦且且惊喜？反正，读完《在水下》后欣喜伴随了我好几天。”

除了在网上传“短经典人人爱”的学习小组外，我更想能有一个机会跟喜欢“短经典”的同好面

对面，所以，当思南读书会决定于2021年11月6日下午举行一场名为“短篇小说与屠龙术——‘短经典精选’”新书阅读分享会的活动，我就对自己说，去呀！尤其是作家、评论家赵松和诗人、译者胡桑分享的5本重装出版的“短经典”，向田邦子的《回忆，扑克牌》、约翰·厄普代克的《父亲的眼泪》、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狂野之夜》、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奇山飘香》和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迷宫》，我读过其中的3本，我想听听赵松先生和胡桑老师将怎么评价我读过的那3本书——“短经典”就是我们之间的暗号，我想看看对过暗号之后我们能不能共同徜徉在阅读带给我们的幸福中。

两位博学的作家和诗人，却成了我认识当代世界短篇小说成就的点灯人。从赵松和胡桑两位老师连珠妙语中，我们获知，从莫泊桑、契诃夫开始，100多年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人们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促成了短篇小说表现题材的变化，从最初的故事、传奇、奇人异事，变为开始体现人物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我们发现，原来短篇小说是人物与世界关系最敏感的体现者，每一个激变的时代，也是短篇小说上天入地的时候，当题材丰富得传统手法难以涵盖时，短篇小说开始构造故事空间。

说到短篇小说作家，莫泊桑和契诃夫是绕不过去的两座山峰。只是，两位短篇小说大师辞世100多年后，对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关注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莫泊桑被提及的频率跟契诃夫已经没法相比，难道莫泊桑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过于老派了？尽管当年在契诃夫的眼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非常经典，在他们的时代，读者也觉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成就与莫泊桑在一个维度上，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对短篇小说的认识也在改

变。今天，文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亦即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成就远远高于莫泊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已成为现代短篇小说的标志，写作短篇小说时契诃夫仿佛掌握了屠龙术，他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那样讲述小故事，而是把短篇小说提升到艺术的层面，他对人的一瞬间感情和感受的捕捉，预示着短篇小说的20世纪拉开了帷幕。

契诃夫以后，被公认的现代主义短篇小说家乔伊斯和卡夫卡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短篇小说写作的技巧、范式的认知，也就是说他们更新了之前所有关于短篇小说的解释。从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出发，短篇小说越来越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杰出的短篇小说不再在意故事的完整性，而是截取一个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切片，就可以把我们的阅读情绪调到燃点，这就是《回忆，扑克牌》的魅力，也是90册“短经典”的魅力，“在短篇小说中安顿瞬间即逝的瞬间”，而赵松和胡桑殊途同归的结束语，让当天参与“短篇小说与屠龙术——‘短经典精选’”新书阅读分享会的短篇小说爱好者，体验到了安顿瞬间即逝的美好瞬间的喜悦。

亮点直去